

天马·英雄

■徐兆寿

的功能被工业消灭之后,就变成了卖血和卖肉的牲畜。血能用来制药,肉则供人类美味,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实。

当我坐着越野车在几个小时都跑不出去的油菜花海中奔驰的时候,眼前又闪回出万马奔腾的古老景象。那时的马背上立着少年英雄霍去病和飞将军李广,可现在呢?多么广阔的草场啊,曾经是诞生英雄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被人欣赏的花海,即将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后来,当我登上高高的焉支山时,耳边便回荡起那首响彻历史的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那一刹那,我的思想突然停止了,不知道如何消化这历史。当我徘徊于焉支山上时,竟找不到一种花朵可供人施粉。我被悲伤裹挟着回到了兰州,开发那里的念头没有继续。后来我又去过那里数次,每一次,都从永昌县的小路直接穿行去马场。马场的路总是不平,车在颠簸中奔跑。远处是汉长城的影子,把我唤进古风浓厚的汉唐岁月。然后在扁渡口去祁连县,至青海,进入唐蕃古道。无心驻留那无边的油菜花海,心念念的仍然是天马之魂。

祁连山的另一侧,也是同样的景象。高高的大冬树山上,牦牛们垂挂在危险的山崖上吃草。我总担心它们不小心掉下山崖,旅客们纷纷用相机拍下它们的剪影。依然没有马。没有了马,还会有英雄吗?

当我有意识地研究天马文化时才发现,这个代表中国向外输出的文化形象,其内涵居然缺乏深入解读。它曾远赴海外,四处访问,艺术价值据说价值连城,但谁曾在乎过、解读过它背负的中华精神呢?也是在那时,我开始认真研究为什么中国从周穆王到汉武帝一直都有一个关于天马的情结,为什么武威出土的这样一匹青铜奔马能成为强健精神的象征?它到底象征着什么?

对天马的研究启开了我对丝绸之路这条文明运河朝拜的第一步。我从书斋里走了出来,向西逆行。这条荒芜的大河,在明代以前曾是一条辉煌的精神之路。一路向西,海拔慢慢升高,信仰也越来越纯。世界文化的几条大河都在那里汇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家文化、道教,它们在西北的边陲之地被命运之神保存着,涌动着,在民间焕发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最后,你会在昆仑之丘发现中华文明的起源地,那里诞生了西王母和创世神话。

从西北民间的立场,来看中国文化的未来,绝非声色犬马、热闹繁华。那条曾经背负着中华民族腾飞的、丝绸裹身的巨龙,在黄沙中睁开它难以捉摸的眼睛,打量着整个世界。行走在西北荒

原,我不时地能感觉到它在苏醒,在发出低低的怒吼,在抖动身上厚厚的尘埃。冥冥中,我似乎担负了某种文化使命。我知道,在荒凉的古道上,不只我一人在逆行。

从2004年开始至今的十余年间,我不停地驱车向西,不停地寻找着天马的神韵和汉唐时代乃至上古先民的神迹。越是寻找,就越是感到那条道路上埋藏的众多秘密,也就越是痴迷。

2014年,我来到了昭苏,据说那也是天马诞生的地方。辽阔的昭苏,是一个天然的马场。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油菜花海。群山、暮霭、白云之下,总有一匹马在悠闲地吃草、张望、呼吸、思想。每一次,我都不由自主地问,这是汗血马吗?回答是否定的。那样的场景多了以后,我们都有些疲倦了。美也会令人疲倦。

据说,看汗血马只能去马场了。在昭苏的第四天下午,我来到了马场。在一楼的围栏里,有两匹马被介绍说是汗血马。一匹有些灰,一匹则是枣红色。我站在枣红马前,他一动不动,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眸子盯着我,仿佛向我诉说着什么。我被击中了,我从来没有如此亲近地看一匹马,俊美的身姿、长腿、健美、有力。一刹那间,有一种情感在胸中涌动,我与它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弟。我从没有对哪一种动物产生过如此的情愫。顿时,我确认自己的血液里一定有游牧民族的血统,我是来寻根的。

我很想摸摸它,很想再近一些看看它的眼睛。在那明亮的眼睛里,或许藏着什么秘密。但我们中间隔着文明,隔着无数荒废的岁月。我不再是英雄了,我不会骑马。而它,似乎还在等待一位英雄。刹那间,我为自己不善骑射而深深地失落。

见过的马多了,就知道汉武帝为什么那样喜欢汗血马了。它代表了一种美的高度,一种其它马无法企及的纯粹之美。我想,它是在等待一个知己。它的美、它的力量、它天生的高贵,并不一定要在战争中显示,而是在孤独中,在传说里,在与英雄的相恋里。

回来的路上,我明白了两件事。十八岁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两个意象: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天马。汉武帝寻找天马,是要打通中国与西域乃至整个世界的道路,是要开疆拓土,征服西域。他得到了天马,并为其命名,因为他是大汉天子。而我呢?我如此长久地寻找天马,仅仅是出于一名文化学者的研究兴趣,又或者是为那种英雄的血脉和精神而着迷?对于每一个渴望英雄精神的生命而言,我想,这理由已经足够。

又一次忍不住想起并吟哦汉武帝的那首诗: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嘟嘟——每当听到尖厉、急促、清脆或冗长的哨声,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的兵之初,忆起军旅芳华初绽之岁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头顶红五星,红旗两边挂,跨进这严肃的直线加方块集体。来自赣西山村的我对于所有的律令都有些畏惧与不适应,似一只小鸟飞进陌生的森林,好几天都晕头转向,遇到集体行动就紧张。对于班长或连值班员那尖锐、生硬而急促的哨声,尤其神经过敏。当时连队有句顺口溜:新兵怕吹哨,老兵怕电报。

连队的哨音可多了,一日生活是由哨声串起来的,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哨声。从起床开始,吃饭、训练、集合、看电影和熄灯……一天下来,只记得耳朵里全是各种各样的哨音,有三长两短的,有一长一短的,有连续短声的……固定时间的哨声倒不可怕,比如吃饭、熄灯。最怕的是紧急集合的哨声,只要急促的哨声响起,不管你在做什么,都得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集合点。班长常严肃说:哨声就是命令,是和年代的“冲锋号”。听到哨声,什么活动都要停下来,前面就是虎狼挡道,也要勇猛地冲过去。

白天,新兵在操场上走队列,练习基本军事动作,间或还要考试评比,几乎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晚上熄灯号响起,这是新兵们最为轻松的时刻,睡得老香,说着梦话,梦到回了家,梦见了家中的美食,梦见了相思的恋人……可是军人的梦总是不完整的,往往就会被哨生生的打断,让梦突然断片儿,没了结果。

连长方明海历经南疆战火洗礼,皮肤黑似木炭,声若洪钟,往训练场一定,宛如一座挺拔沉默的铁塔,令人敬畏。他常说: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疏忽与松懈,即使是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睛,保持应有的戒备。他常在晚上搞“紧急集合”,让哨声打破黑夜的宁静,残忍地惊醒我们新兵甜蜜的梦,有时故意选择在子夜或是黎明时刻,甚至一夜折腾我们好几次。紧急集合一律“全副武装”,打好包,里面要有蚊帐和换洗衣服,后面还要插双解放鞋;肩挎水壶和挎包,包里要装洗漱用具,东西一件不许少。

清晰记得,那是到连队的第5个深夜,急促的哨声把我们吵醒。快起来,紧急集合!连长在排房外面吆喝着大嗓门。紧急集合规定不准开灯,不许打手电,新兵们听到哨声全慌了,犹如一塘受到惊吓的鱼,四处乱跳。黑暗中,大伙儿全凭感觉抓自己的物品。两分钟过后,连队集合完毕。方连长宣布“上级命令”:有一伙敌特从漳浦方向我团骚扰,团部命令我们前去堵击歼灭。最后,他下达具体的任务与行动方向。这时仍有3个新兵,披着被子从屋里跑出来,真的让人忍俊不禁……

月色朦胧,风打树林,远山朦胧,队伍出发了。透过月光发现,有的战友背包打得像花卷,还有的留个尾巴拖在外面,更有难堪的,抱着背包跑步,一路上叮当乱响,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回到连

最念兵之初哨儿响

■李根萍

队,方连长黑着脸吼道:同志们,你们都看看自己的狼狈样,要是今晚真有敌情,怎么办?我可不是去消灭敌人,而是要被敌人消灭掉。

出此次洋相后,我们琢磨起应对紧急集合的各种办法,主要是从争取时间入手。打背包规定是“三横两竖”,有人发明了一种花式方法又快又累,果然缩短时间,仗着夜晚看不见,管它什么美观不美观的;不脱衣服袜子睡觉的大有人在,有些甚至被子也不盖,提前把背包打好包。可班长发现后,绝对不允许,他总是逼着穿着袜子睡觉的战友脱了袜子,逼着打好了背包的兵把背包打开。熄灯前,班长喜欢光着背、穿条大黄裤衩在房间里晃悠,当然少不了训话:战备拉动来不得半点马虎,上了战场可是真刀真枪比真功夫!只有班长可以炫耀实力,因为每次紧急集合,唯独他的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磕绊,眨眼间就利索地准备好。看着他的动作,新兵们叹为观止,也想自己早日成为班长,到时候也给新兵露一手。

一般晚饭后,我们常揣摩连长什么时间去搞紧急集合,有时也到文书这里刺探情报,还会琢磨连长的面部表情,如果当天考核评比成绩不错,他的心情就会好,一般当夜折腾我们的机会就不多。要是星期天、节假日,那绝对是要高度戒备。

有晚下雨,北风将连队门口的芒果树刮得哗哗作响。大家都觉得今晚不会

搞紧急集合了,就睡得沉一点,可是该死的哨声还是响了。方连长总是不按套路出牌。或许洋相就出自松懈,危险就出自麻痹。我被哨声惊醒后,胡乱穿衣打好背包冲了出去,站在队伍中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可又不知别扭出在哪。外面套着雨衣迷迷糊糊跑几圈回到连队后,冻得牙齿打架,浑身冰凉。

连长这晚出新招,点到谁的名就进俱乐部。俱乐部里的大灯泡雪亮如星,我一进门脱下雨衣,值班员立马咧嘴角笑。方连长的脸在灯下似乎更黑,糟糕,我中招了,偷着从整容镜一瞧,天啦,我竟然没穿军装,仅穿着绒衣就出来了。这时连长亮开了大嗓门,炸雷般批我:如此马虎,要是上战场未带武器,会丢掉性命的!……

第二天,连长特意找我,给我讲了著名战将粟裕的故事,他每晚都将军装整齐叠好,有序摆放在枕头旁,为的是一有情况能及时应对,就是退休后也坚持这个习惯,直到去世。从那以后,我深深地明白,军人随时准备今夜上战场,一刻都不能懈怠。

元旦晚上,连队举办庆新年联欢晚会,新兵们又唱又跳。当时流行唱《北国之春》,好多新战友唱着都想家了,流下动情的泪水。当晚子夜,紧急集合的哨儿响了,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按规定着装和时间拉了出去,在操场上跑了3圈后,连长满意地让我们回去继续睡觉。

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首次点验合格,可能就不会再突袭我们了。于是,我们安心地睡大觉。谁知黎明时分,再次响起哨声,这次气氛有些不对,我们到武器库领了枪和子弹,还有两颗手榴弹,真正的全副武装。连队干部没人讲话,满脸严肃。列队集合后,我们钻进了寂静的夜色里,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连长的脸色一直透着严峻,一言不发。我暗自琢磨,可能真的要打仗了,心里不由地涌动繁杂的感情,甚至有些紧张,还有些想家,想千里外故乡年迈的双亲。

月色如水,我们继续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透心刺骨的风刮得有些难受。举目望去,这一带似乎没有人烟,两侧山峦起伏,黑黢阴森,更增加了想象中恐惧的成分。

天亮后,连队哨声响了,队伍停下来,我满脸疑惑坐在路旁的草丛里,四处打量,山沟里静悄悄的,这是一个深山的坑道口,显得神秘莫测。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团里战备应急集结之地,每个新兵都要拉到这里熟悉路线和地形地貌。

新兵3个月的生活就在哨声的陪伴下结束了,等到自己真的成了班长,总想起那3个月中的每一次哨声,明白哨声到底意味着什么。每当哨声响起,军人就会变成一支搭在弦上的箭,充满了活力与冲劲。这简单的哨声,其实是一种美妙天籁之音,我是伴随着一声声哨音,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岁月如梭,眨眼间有30余载了,芳华不再。但每当听到这一声声亲切的哨声,就会想起方连长,想起当年的战友,心头依然会涌起一股“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般的豪情壮志……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兵聊

■吴传玖

喜马拉雅山的雪 总是下个不停
寒风呜呜 渲染着高原的寂寞
哨声里 他们打开一年前
带上的香烟 燃着
然后 用一张干裂的嘴唇
开始给你讲 他们当兵的经历
给你讲 他们吃罐头 干菜
压缩饼干 啃冰块的味道
给你讲 那些老兵们恋爱的细节
给你讲那些因为高原反应
而过早离开的战友们的悲伤
在这个很少很少见到外人的地方
他们总是 与你唠叨好久好久
甚至不打一个哈欠
同时还发点牢骚
直到开始胸闷 头疼
最后 他们就会告诉你
哨卡 就是这个样子儿
雪域高原 就是这个样子儿
喜马拉雅山 就是这个样子儿
不信 你们 都去走走 都去瞧瞧

文学作品

看不见的高度

■黄咏梅

历史的轮廓在一次次回望中,逐渐清晰;战争的记忆在一次次直面中,鲜活生动;而红色的基因和英雄的精神就在这回望与直面中,涌动于我们的心底,矗立在灵魂的深处。

“解放”,这是一个承载着太多历史信息和情感质素的词。漫长的岁月里,它身后的血色和硝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提及和惯性的讲述中,渐渐隐去。时过境迁,作为青年作家,当我亲身走进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历史现场,踏访战争遗迹,参观纪念馆时,解放战争那段悲壮雄浑且辉煌壮丽的历史依然深深触动、震撼了我。

从平津战役纪念馆出发,东出山海关赶赴辽沈战场,再南向北奔赴淮海战役故地采访。我坐在大巴车上,车窗外或是明朗的暖阳,或是葱郁的树木,或是人流如鲫的都市。这些景物如此具体,如此稀松平常。然而,很多个瞬间,我对这些明白无误的景物,竟然产生了一些许恍惚的陌生感。我总是会想,这一切,如果没有经过那些无比艰苦而关键的彼时彼刻,今天的我们又会置身于怎样的此时此刻?我知道,我是在缅怀那些硝烟云散的历史存在。

战争是具体的,敌方我方,壁垒分明,是硝烟弥漫、血肉相向;而“解放”,则是肉眼看不见的果实,如鱼获得水,如雨滴入河流。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我们享受的这些看不见的“得到”,正是当年浴血奋战的士兵坚如磐石的信念。在一次又一次死守阵地和以少胜多的攻坚激战中,这信念就是屹立在他们意志里的坚强堡垒。

午后,我们一行来到了黑山阻击战纪念馆。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上声名显赫的战役,如今以断章、碎片的形式,静静地陈放在玻璃柜里边。在我的认知里,总是执拗地将黑山视为一座巍峨、险峻的山,只有这样才能匹配这场惨烈、艰险的阻击战。然而,黑山的海拔竟然只有101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20层楼,现在只需要一辆云梯消防车就能攀上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却曾经是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争夺来的关隘。三天三夜的鏖战,这场以少胜多的关键胜利,加速了解放东北的历史进程。

走出纪念馆,我沿着蜿蜒的山路慢慢走,几乎感觉不到是在爬坡,平缓而平和。走了将近10分钟,就看到了矗立在蓝天之下塑成101数字的纪念

碑。汉白玉的碑身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夺目和圣洁。也就是说,我用轻松的10分钟,就登上那个当年一米一厘的征服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黑山高地——一个甚至不能用山来形容的地方。

僻静的角落里,一块石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走过去,才看清石碑上的字:黑山阻击战101高地遗址。几乎同时,我发现了在石碑侧一道窄窄的壕沟,这就是当年的战壕。我的心为之一震。就这么一道浅浅的、窄窄的、凹凸不平的沟,似乎一步就能跨越,却是战士们用生命拼死守护的阵地。“实际上,这里的海拔已经设有101米了,大概只有90米来”。当地一个文史专家在不远处轻声对我说。当年的炮火还是将山炸矮了一些,这是战争造成的山体“伤残”。我的心中一片肃然,蹲下身去,摸了摸那些泥土,就像触摸着一个老兵粗糙而温热的皮肤。

离去的路上,我一次次回望那座“101纪念碑”。蓝天之下,银白色的碑身已经跟云连在了一起。那一刻,我看见了那些永存于我们心中的看不见的高度,看见了那个长留于人们坚定信念中的精神高地。它真的跟天一样高了。

桃源深处(中国画)

范琛作

长征

第四一五六期

